

(台湾)
独孤红作品集

劍花紅

上



(台灣)
独孤红作品集

劍花紅

下



(台湾)
独孤红作品集



ISBN 7-80506-647-7



9 787805 066479 >

ISBN 7-80506-647-7/I • 290

定 价：32.80 元(上下)

独孤红武侠作品集

20

剑花红

①

(台湾)独孤红著

独孤红武侠作品集 20

剑花红

①

(台湾) 独孤红 著

(内蒙古)新登字 004 号

剑花红

著 者 独孤红
责任编辑 占 柱
装帧设计 宏 松
出版发行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(海拉尔市河东新春路)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印刷装订 冀峰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开 本 850×1168 1/32
印 张 25 字 数 540 千字
1997 年 12 月第 1 版
199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 1—10000 册

ISBN 7—80506—647—7/1·290

定 价: 32.80 元(上下)



独孤红简介

台湾新派武侠小说作家。本名李炳坤，1939年生于河南开封。1963年毕业于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，曾任中学教师、广播记者等职。学生时代，独孤红酷爱古典文学，尝试撰写武侠小说，以一部《紫凤钗》一夕成名，轰动台港，之后《丹心录》、《满江红》、《玉翎雕》、《孤骑》相继出版，各家出版社争相求稿。稿约自此不断，再无暇兼顾公职，遂辞去电台工作，专心从事写作。独孤红偏爱撰写以明清宫廷为背景的武侠小说。从事写作至今近30年，作品达60余部，名列台港十大名家，风靡海内外华人世界，所撰武侠小说无一版再版。被誉为台港第一快手。独孤红热爱戏剧，近年来则以部分时间从事电视剧本的编写。屡创收视佳绩，造成轰动，近年来编写的连续剧《一代女皇》(台湾版)、《怒剑狂花》已在大陆各地电视台陆续播放。

一条赛逾奔马的激流，横亘于一片一望无垠的草原之中。

草原是一片野草人高的莽原，狐兔出没，鸟雀乱飞，一里许内，难见一丝人烟。

顺这激流下去，转过三里外的一处狭谷，远远地，可以看到两爿村落，分别坐落在激流两岸。

激流转过狭谷，流势顿缓，幅度陡阔，水色碧绿，清可见底。

两爿村落之后，连绵崇山峻岭，形势蜿蜒，长不知几许。

仰望峰顶终年云封雾锁，事物难见，间或偶尔云开雾散，除了一片青葱山色外，其他看不到什么。

这爿村落一水之隔，遥遥相对，面水背山，颇似世外桃源。

这日，天气晴朗，旭日初升，晨曦穿透鱼肚薄云，照射在这隔河的两爿村落之上。

炊烟四起，鸡犬相闻。浓雾渐散，视界渐清。

在这粼粼生光的波面上，突然泛起一阵涟漪，一阵水波荡漾。

“依呀！”几声橹响，自一片芦苇中缓缓地摇出一只轻小渔舟。

渔舟之上一前一后地站定一男一女，男的年逾半百，鬓发如霜，身躯微现佝偻，一脸皱纹重叠，颌下一大把白胡子，虽然如此，配上他那一身渔家装束，并不显得老态龙钟，反而显得精神矍铄，恍如壮年。想是数十年水上生涯之历练所致吧。

站在船头上，躬着身子，抖解渔网，手脚利落熟练，一望而知是位经验丰富的老渔人。

站在船尾摇橹掌舵的是位年轻姑娘，面貌娟秀，长发垂腰，一袭紧身青色衣裤，裹在她那成熟的胴体上，益显刚健婀娜，绝无一般女儿家那股弱不禁风的样子。

由她那薄薄樱唇及一双秋水般妙目上的一对微翘秀眉，更可看出这位俏姑娘性清颇为倔强好胜。

老渔人白眉轻锁，一张鸡皮般皱纹脸上微挂轻愁，躬身作业。

俏姑娘面布寒霜，一双秋水妙目直愣愣地盯在对岸，应该是流波的妙目中，却射出两道令人寒栗的仇恨怒火。

小舟自芦苇中划出后，一直向河心驶去，此际已渐渐地飘过河心。

老渔人突然站直了身形，转过头去，目光惊恐地轻喝道：“云姑，你是想死啦！还不快摇回去！”

俏姑娘瑶鼻一皱，冷哼一声道：“爷爷，您怎么老是这

么怕事，云儿就不相信那批野人一般的狗东西，敢把咱们怎么样！”

老渔人老眼一瞪：“胡说！你就是这种天不怕，地不怕的脾气，一点儿也不知道天高地厚，爷爷活了这六七十年来，可曾怕过什么人？”

微微一顿，喟然一叹，脸色一转，黯然地又道：“如今年纪老啦！英雄暮老，岁月无情，爷爷这份争强好胜的心也随这穿梭日月、流水年岁淡薄得一丝也无了！拿刀动杖，辄动拳脚，那是你们年轻人的事儿，爷爷这把老骨头是不行啦。”

“爷爷！”俏姑娘秀眉微轩说道：“您老人家一向不服老，今儿个是怎么啦？”

“唉！”老渔人轻叹一声道：“傻丫头，爷爷又何尝愿意人家说我老？只不过在冰冷现实面前不得不低头罢啦！这些个你现在还不懂，等到了……唉！现在给你说这个干什么，说破了嘴你还是不懂，总而言之，爷爷老啦，不愿多事招惹这批东西，若是时光倒退廿几年哪！哼！”

“爷爷！”俏姑娘娇笑一声，不胜羡慕地道：“您老人家几十年前一定是个大英雄！”

“英雄？”老渔人冷笑一声，颇似自嘲地道：“几十年前，这一带若提起我‘浪里蛟’徐振飞来，可说是无人不知，无人不尊，但是这几十年后的今天，‘浪里蛟’却变成了狗熊啦！”

微微一顿，不胜感慨伤感地又道：“江湖上刀口舐血的生涯不能沾上，一旦沾上，哪怕是沾一点儿边儿，想脱都脱不掉了，你爹妈就是一个很显明的例子，虽然说死得很惨，但那只是百万人中的一对，也许比旁人还幸运的多！唉！云姑，你老是一天到晚埋怨爷爷只传你水里功夫，和一些防身拳脚，你哪知道爷爷的用心良苦呀！爷爷年纪老了，人上了年纪，火气就会跟着消减，不会也不愿去惹是生非，你不同，你年纪轻，世故浅脾气倔强好胜，忍耐不够……”

“好啦，好啦！爷爷！”俏姑娘神情窘迫，不胜娇羞，伸玉手轻掩双耳，佯嗔说道：“您也真是的！就会骂云儿，您年轻的时候还不是一样儿？说不定还不如云儿现在呢。”

老渔人苦笑一声，说道：“对！爷爷不该骂你，你说得不错，爷爷像你这么大时，确实不如你，不过，也即因如此，爷爷才不愿你再蹈你爹妈覆……”

“撇”字尚未出口，目光一扫河水，神情一震，忙轻喝道：“云儿，咱爷儿俩只顾谈话，船已快抵对岸，还不快摇回……”

突然，一阵铃响，一枝响箭由对岸划空射来。

老渔人神色一变，匆忙微一偏头，响箭擦耳而过，“砰”地一声钉在船舱上。

俏姑娘面色一沉，秀眉挑处，方待喝骂。

一个冰冷话声已自对岸一片芦苇中传出：“老鬼大胆！竟敢超越界限，敢是活腻了么？还不与爷爷滚回去！”

俏姑娘忍耐不住，秀眉一挑，脱口叱道：“狗……”

“住口！”老渔人突然喝声，微微一顿，面色灰白，须发俱动，似是强忍怒气地轻喝道：“云姑，不许还口，还不快划回去。”

俏姑娘一见自己爷爷脸色，哪敢违拗，一双妙目满含仇意怒火地，狠狠地向适才冰冷话声传出处盯了一眼，一语不发掉过船头，缓缓地划了回去。

船过河心，老渔人方始吁了一口大气，怒声说道：“云姑，你这孩子怎地这么不听话，告诉你多少次，这批人惹不得，这批人惹不得！你总是不听，你真要把爷爷给气死不成。”

俏姑娘花容一变，沉默半晌，方始泫然欲泣地狠声道：“爷爷，难道咱们就眼睁睁地看着这些畜生不如的东西猖獗下去？这种受欺凌压迫的日子何时方了。”

老渔人此话入耳，一双白眉往上一耸，倏又怒态一敛地喟然叹道：“与其不敌强碰之，不如忍气吞声躲避之，云姑，你自己也应该明白，对岸是天性剽悍，各人谙武，终年以搏斗屠杀为常事的猎人，而咱们这边虽说每人俱是身体颇称粗壮，但究竟是一批丝毫不谙武技，民风淳厚的老实渔民，说什么也不是那批人的对手，和他们搏斗何异以卵击石，以羊搏虎？就算咱爷儿俩略通武技，但双拳难抵四手，好汉不敌人多，敌众我寡，不但与事无补，反而有害咱们这边儿数百家生命财产安全，咱爷儿俩羊入虎口，更难幸免，再说受欺

凌，受压迫的又不止咱们一家，能忍就多忍点罢，要说这种日子……唉！过一天算一天，过到何时算何时罢。”

话锋微顿，面色一庄又道：“不过，爷爷坚信天道不爽，有道是：‘善恶到头终有报，只争来早与来迟！’这批东西气候不会太长的，迟早必遭报应。”

“但愿如此，越早越好！”俏姑娘目射仇火，咬牙切齿地道：“只要时机来临，云儿必将这批东西一个个碎尸万段，挫骨扬灰，方消我心头之恨。”

“好啦！云姑！”老渔人心内虽然暗懷她杀孽深重，表面上却是微笑说道：“不要在那儿空白发狠啦！天色不早啦！掌稳舵，爷爷要撒网啦！今儿个要是空网而回，咱爷儿俩可又得饿肚子啦。”

俏姑娘柳腰一扭，垂腰长辮一摆上肩，玉手将衣袖往起一掳，露出两段欺霜赛雪的藕臂，一双柔荑扶定船櫓，俏立船尾，妙目四望，帮助乃祖在河面上搜寻鱼儿。

片刻过去，一对祖孙女脸上渐渐流露出淡淡的失望与轻愁。

突然，俏姑娘似有所见，妙目凝睇在上流百丈以外，神色一怔之后，流露出一种讶异表情。

“爷爷！快看，上流漂来的是什么？”

老渔人闻言一怔，转过身形顺乃孙女玉指处望去。

一宗黑色物体顺流缓缓向下流漂来，随微波时沉时浮，老眼昏花，却一时看不出是何东西？

黑色物体缓缓漂来，瞬间已进入百丈，就在黑色物体漂近小船不到五十丈之际。

俏姑娘突然失声尖呼道：“人！爷爷！是人。”

老渔人闻声神情一震，揉眼一看，一点不错，漂来的黑色物体正是一个随波逐浪身穿黑衣背上面下的人。

忙不迭地招呼俏姑娘。

“云姑，快，咱们不能见死不救……”

“爷爷！”俏姑娘略一迟疑，轻蹙双眉说道：“今儿个空网……”

“人命关天，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，还管他什么空网不空网，快走。”

俏姑娘螭首微点，一双玉手摇起船橹，将小船划得如脱弩之矢般逆流破浪向上流冲去。

小舟逐流而上，黑色物体顺流而下，只不过一瞬间功夫，小舟已划至黑色物体近前。

老渔人一俯身，右掌倏探，一把已将溺水之人抓个正着：“云姑，快来助爷爷一臂之力。”

俏姑娘闻言忙不迭地放下船橹，急步向船头走来。

祖孙二人，一个拉臂，一个拉腿，折腾好半天，方始将溺水之人拉上小船。

老渔人举手拭了一把汗，轻吁一口气，摇头叹道：“到底是人老啦，不中用啦！若是昔年就是爷爷这一只手臂少说也有千斤膂力……”

目光一注卧俯在船板上的黑衣人，轻“哦”了一声，白眉一扬，无限惋惜地摇头又说：“原来还是位读书人，年轻地前途大好，寻的什么短见，不知有没有救啦……”

说着，翻过黑衣人身躯，往他心口儿摸去。

黑衣人身形方自仰过，老渔人神情一震，脱口说道：“好俊朗的后生，死了岂不可惜。”

俏姑娘入目黑衣人面貌，陡感心头怦怦一阵狂跳，暗暗说道：“这人实在好美，美得令人神摇……”

倏感粉面一热，忙地娇声问道：“爷爷，这人可有救？”

老渔人面色一转阴沉，缓缓说道：“这人虽然心头尚温，只是心脉跳动甚为微弱，恐怕希望不多……”

“哎呀！”俏姑娘一声惊呼，焦急异常地说道：“爷爷，那怎么办，你不是说过救人一命胜造……”

“胜造七级浮屠，爷爷知道，快点儿把船摇回去吧！幸亏咱们碰上的早，再迟片刻，就是华陀再世也救不了他啦。”

俏姑娘闻言忙地站起娇躯，一掠而至船尾，玉手拉起船橹，拼命地狂摇起来。

一边摇橹，一双妙目神色焦虑地却不时向乃祖身旁俯卧黑衣人望去，心中渐渐升起一缕连她自己都难以体会的感觉。

这只小船疾如脱弩之矢般，方自隐入芦苇中。

一片片水波荡漾，阵阵“依呀”橹声响处，十余只小型渔船纷自各处出现水面。

渔人们忙着张网捕鱼，根本不知适才发生过何事……

一间陈设简陋，布置得点尘不染的茅屋中。

一张竹床上仰躺着一位一身渔人装束的年轻书生。

这位年轻书生长得俊美绝伦，无殊潘安再世，卫介重生，只是星目无神，薄唇紧闭，面色死白，无有一丝气息。

竹床之旁，伫立着老渔人祖孙女二人。

老渔人深望书生一眼，转头对俏姑娘道：“这后生性命大概已可保住，适才一碗姜汤下去，再加上爷爷与他一番推拿，应该不会再有什么问题，你且在一旁守候着，爷爷要回屋歇歇去，一有动静，你再叫爷爷好啦。”

说完，转身就欲离去。

“爷爷！”俏姑娘粉面堆霞，无限娇羞地一声轻呼。

老渔人闻呼一怔住步，目光一注乃孙女神色，心中了然，老眼一翻，佯怒说道：“怕什么？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读书后生能把你吃掉？平日瞪着对岸那批东西空自发狠，今日面对一个文弱书生却是如此胆小地手足无措……”

“爷爷！”俏姑娘一声娇呼，一双柔荑轻弄发辮，含羞说道：“云儿不是害怕，只是觉得一个人儿守着这么一个大男人怪别扭的。”

老渔人老眼目光炯炯，深注俏姑娘一眼，脸色一庄，肃然说道：“云姑，爷爷是不愿你成为武林中人，但吾家武林人本色作风却不可失，你既为‘浪里蛟’徐振飞之后人，即

不应有此儿女之态，况且咱们救人于溺，又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，怕什么？只要做事仰不愧于天，俯不作于人，其他不必多虑，好好儿守着他，爷爷走啦。”

说完，也不管俏姑娘反应如何，转身离去。

俏姑娘双眉轻蹙，妙目神色焦急，望着乃祖背影，樱口数张，欲言又止。

老渔人走至门边，倏然驻足，转身说道：“云姑，稍时抽空把这位相公一身儒服洗洗，读书人毛病多，说不定他不喜欢咱们这身渔人装束。”

俏姑娘方一颌首，老渔人已跨出门外，俏姑娘妙目凝眸门口，半晌方暗暗忖道：“今儿个是怎么啦？那么胆儿小，爷爷说得对，他又不会吃人，怕怎地？不看他就不就行了。”

忖至此，暗一咬牙，猛地将娇躯转回，搬了一张竹椅就床边坐下。

一双妙目目不斜视，果然不看年轻书生一眼。

但是这种情形只能维持一刻，一刻之后，她却身不由主地微微偷瞥他一眼，一眼过后，她却又将一双妙目凝注在书生俊美无俦的面上，轻柔目光中流露着第三者难以体会的异采。

渐渐地，她樱口边儿上泛起了一丝梦样甜美……

这书生美得叫人不忍不看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俏姑娘突然被一声轻哼呖语所惊醒。

倏觉失态，娇靥陡感一热，一阵飞红。